

藏書

藏書世紀目錄卷三之四

○篡弑盜賊

新莽

○乘亂草竊

公孫述

○聖主重興

漢世祖皇帝

○守成明辟

孝明皇帝○章帝以後附○東漢共一百九十[illegible]

○三國共爭

魏

吳

蜀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共五十三年

讀書記目錄卷三之四

漢書世紀卷三

明聖繼統

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諱恒，母薄姬也，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恒爲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代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

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

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
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
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
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
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
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
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
者代王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
皆精細不可當
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

相巳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
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
謝曰至邸而議之閏月巳酉入代邸羣臣從至請即
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
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奉天子
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衞將
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元年
冬十月辛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

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
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
益封太尉周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
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東
牟侯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
賜金千斤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建太
子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
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
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

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
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
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
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
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
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
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
司固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
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

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歡洽乃修從代來功臣詔封周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又詔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皆益邑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穎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

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二年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

辟彊爲河間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仍親率羣臣農以勸之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

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於是詔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擊之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四年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八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十二年春出孝惠皇帝后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賜農民今年

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刑法十四年匈奴寇邊
地都尉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
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乃止於是以東陽侯
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匈奴遯去其春詔曰朕獲
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矣以不敏不明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
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不為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
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

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詔議郊祀
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夏上幸雍始郊見五
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十六
年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爲王秋
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明年改元後元年新垣
平詐覺謀反夷三族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
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
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
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

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
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
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
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
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
隱後二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
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
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

也問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及宗正劉禮等爲將軍次霸上等處以備胡後七年夏六月帝崩葬霸陵遺詔曰朕聞之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

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
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
人之父子損其飲食絕其祭祀謂天下何朕獲保宗
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
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
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
身歿而念在民眞仁人哉眞聖主哉
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
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
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非

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班氏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

和親後而背約入盜只令邊備守不肯發兵深入
王許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
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
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李生曰歷代詔令多文飾
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腸讀之令人深快予故備載
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穩實故其詔令不
虛也學者未知黃帝老子之實謂之異端楊朱氏能
令天下禍敗吁請細觀焉毋但哺前人糟粕也
景帝卽位之元年詔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等皆自殺四年夏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七年春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四月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後元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三年帝崩在位十六年班氏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之敝，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董份曰：太史深服文帝，故末復總叙其德化海內殷富二句，結盡孝文功效矣。

英雄繼創

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景帝第十子也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乃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

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

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

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
勝任也當免奏可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
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
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殺
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
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
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
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丞相公孫弘請爲博士

置弟子員由是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年
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
三千餘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
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
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
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
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
二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
至皐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

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秋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月也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

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五年春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六年秋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死春起柏梁臺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還至洛陽封周嬖子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

河而還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并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便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

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允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元封元年冬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焉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是月也

東越殺王餘善降乃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乃盡遷其民於江淮春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令加增太室祠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

莖連葉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秋朝鮮叛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

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

秋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六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二月起建章宮夏

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禪石閭。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冬行幸回中。天漢元年春行幸甘泉郊泰畤。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

萬餘級又遣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是月也泰山瑯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三年春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四年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

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illegible]兵萬
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敖與左賢
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赤
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
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四年春
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著有鄉
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征和元年春還行幸建章宮二
年春丞相賀下獄死三年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
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

七萬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卯帝崩葬茂陵在位五十四年

守成明辟

孝昭皇帝

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本以有奇異得幸及生帝亦奇異後元二年立爲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始元元年車騎將軍日磾薨元鳳元年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

皆謀反伏誅時帝年十四能知其詐深信大將軍光
語在光傳二年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
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
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
生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葬平陵在位十三年

守成令主

孝宣孝帝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緥猶坐收繫郡邸獄時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故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嘗以

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以此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燿。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至是卽皇帝位，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三年春，皇后許氏崩。四

年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年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年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四年

秋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八月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二年春立皇后王氏四年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者他皆勿坐神爵元年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東濟大

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
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是年西羌反後
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二年羌虜降服置金城屬國
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萬餘來降
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九月匈奴
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三年春起樂游苑
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
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
十五四年春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

石賜爵關內侯黄金百斤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五鳳二年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封爲列侯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少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內侯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𤢖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等將萬六千

歸遂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是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帝崩葬杜陵在位二十五年

元帝之母共哀許皇后也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好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

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
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〇千〇古〇不〇易〇之〇談〇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
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
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
居〇天〇下〇者〇安〇得〇顧〇私〇情
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倶從微起終不
忍背久之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常讓爵於
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太子即皇
帝位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

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好貨三年珠厓郡山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厓乃罷珠厓好貨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陽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大是非人情也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建昭三年秋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撟發戊巳

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竟寧元年，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五月，帝崩，在位十六年。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雖寬弘盡下，出於

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宣之業衰矣

成帝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絶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

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河平二年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爲列侯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四年匈奴單于來朝鴻嘉元年上始爲微行出二年春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有

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三年、皇后許氏廢、永始元年、封婕妤趙氏、父臨爲城陽侯、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二年、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綏和元年、詔曰、朕承宗廟二十五年、至今未有繼嗣、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

年班彪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者也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大是）

（四出一個道學先生）

哀帝元帝第二子定陶恭王長子也帝覩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讒

諂。憎。疾。忠。直。安。能。彊。乎。在位六年享國不永哀哉

平帝元帝第三子中山孝王長子也年九歲即位五

年王莽鴆弑之

篡弑盜賊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弟子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西出一个道學先生

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

一一法得計了

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

戴崇中郎陳湯等皆當時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
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
戶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
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
更推薦之是時大司馬曲陽侯根乞骸骨薦莽自代
上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
令名譽過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輔政
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
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以

百數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誦莽於是徵莽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
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黄門期門兵皆屬莽拜莽
爲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
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
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光女壻甄邯
爲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
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
典文章孫建爲牙爪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

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即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亦是賢婦人勝似李斗老）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耶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言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

公第於是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
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莽既說衆意又欲專斷
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惟
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莽又欲以虛名
說太后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
助給貧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所以誑燿媚事太后
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又欲以女配帝為皇后
奏言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
經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

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遂立爲皇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奉太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寳寳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

（此處似君子老姦）

山不得至京師恐其與已爭權也莽子宇以莽隔
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
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婦兄呂寬議以爲莽不
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即使寬夜持血
灑莽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
又殺一子
獄須產子已殺之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
惑衆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莽因是誅滅衛氏
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已者死者以
百數海內震焉五年冬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

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好作偏勑諸公勿
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
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
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
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
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
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
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
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illegible]

攝元年、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莽、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

何以故○好○名○作○此　偏人也

放大誥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莽既滅翟

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眞之事矣初翟義等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改號曰新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降奉上始皇璽高帝即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

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
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哀哉）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
豬狗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
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
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
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
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
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
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

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好一篇王莽祭文）族滅也莽既得傳國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快哉）太后莽乃率羣公奉上皇太后璽綬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

帝廟爲高宗太后崩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

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

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

名曰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

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

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

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

堂以陳[illegible]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 說○得○通○是

祐乎飲酒不樂而罷太后沒年八十四沒後十年而

漢兵誅莽孺子嬰三年莽簒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
凡二年而光武即皇帝位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太守居臨卭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略漢中郡商人王岑亦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虜掠暴橫述不能堪乃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復思劉氏故聞漢將軍到皆歡喜奉迎今百姓無辜婦子繫獲室屋燒燔此寇賊耳吾

欲保郡自守以待眞主諸卿欲幷力者卽留不欲者便去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益州牧印綬述卽選兵西擊成等大破之而降其衆二年秋更始遣將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欲自立乃使其弟恢於綿竹大破擊更始之將由是威震益部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述見兵力精彊遠方士庶多往歸附邛笮君長亦來貢獻建武元年述遂稱帝初世祖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内侍公孫述遠據邊陲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

外後又謂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因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巴蜀告示禍福述初不答及世祖伐蜀岑彭吳漢臧宮來歙等又水陸並進岑彭擊破侯丹臧宮破降王元及延岑之衆馬成等遂破河池平武都述始懼使客刺殺來歙帝仍與公孫述書示以丹青之信述左右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冬十月述又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十二年春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因入犍爲界諸

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
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相皆恐日夜
叛述而去帝必欲降述復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歙岑
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可完述終無降意
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乃以
成都降蜀地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而族延
岑放兵大掠焚燒宮室帝聞大怒遣人譴漢又讓其
副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
一旦放兵縱火何以為心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乃

亦行此耶蜀平後帝以任延爲武威郡戒之曰善
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
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
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十三年詔封鄧禹爲高
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
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
大是
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奉朝請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
養威重朱祜等薦復堪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

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
卿參議大事

聖主重興

漢世祖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以至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地皇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

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天下方亂於是乃與李通從弟軼等謀起兵時年二十八矣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起舂陵舂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攻棘陽拔之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沘水西伯升又破莽納言嚴尤將軍陳茂兵於淯陽進圍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伯升爲大司徒光

武為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
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
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
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光武
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
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
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
邪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會候騎還言大兵

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光武乃使大將軍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六月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斫[illegible]之

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尋邑得之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

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乃議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隷校尉前去整修宮府光武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

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
僚屬皆歡喜不自禁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復遣
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所到
考察黜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
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會王子林詐以卜者王
郎爲成帝子子輿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者降下郡
國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
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

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椎鼓給言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王霸詭言冰堅可渡至則冰果合遂得渡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

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等處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將更始巳入長安亦遣其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東圍鉅鹿逆戰南繇斬首數千

級進圍邯鄲連戰破之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乃遣持節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二於更始是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

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先擊銅馬於鄡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云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元

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賊雖戰勝而素憚光武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吴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追戰于潞東及之平谷復大破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大驚至中山諸將復請光武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號位乎耿純進曰天下士大

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其攀
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
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
難可復合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
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光武於
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六月即皇帝位建元爲建
武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九月赤眉
入長安更始奔高陵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

都爲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二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秋帝自將征五校大破五校於羛陽降之三年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已亥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出降四年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五年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張步斬蘇茂以降平齊地六年山東諸郡悉平七

年帝自征隗囂九年隗囂病死衆復立囂子純爲王
十年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二年
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
十一月吳漢燒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述被創死蜀
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還京十四年莎車國鄯善國
遣使奉獻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郡國大姓及兵
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
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遣使者下
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

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
賊不收捕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問但取獲賊
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
解散徙其魁帥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
邑門不閉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甲申幸舂陵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
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
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八
年遣伏波將軍馬援等擊交阯十九年馬援破交阯

新徵側因擊破九眞賊盡降之六月詔以皇太子
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二十一年
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冬鄯善王車師王等
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
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曰如諸國力不從
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
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
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二十四年匈奴薁鞬日逐
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二十五年烏桓大

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叛蠻悉降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貢獻乞和親三十年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中元元年

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妙甚）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二祭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初

皇考南頓君爲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
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及王莽簒
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
字文爲白水眞人云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
南陽遥望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
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王
者受命信有符乎

焉章和二年帝崩年三十一在位十三年帝雅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稱制臨决如石渠故事自永平建初之間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若此者然帝厭苛切而過於寛容故外戚寖横竇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揺東宫廢長立幼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君道貴剛柔則廢信夫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寛厚盡心

孝道平循簡賦而民賴其慶謂之長者不亦宜乎李生曰長者無用之名也曷足貴乎況帝王哉一不剛始矣

和帝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爲己子即位年十歲永元元年誅竇憲在位十七年和帝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閒羣臣無知者及崩乃收皇子於民閒長子勝鄧后誣以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故迎立爲殤帝延平元年清河王慶就國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

留𥚃居清河邸殤帝立八月而崩鄧后臨朝與鄧隲定策立祜爲嗣焉
安帝祜章帝孫卽位太后臨朝封鄧隲及弟悝弘閶皆爲列侯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巳子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巳乃迎立祜爲帝建光元年太后崩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乃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毀短

太后致帝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
政閶謀立平原王者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
遂誅之而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
李閏等皆爲列侯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自此
宦官弄權外戚用事雖有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
衰矣在位十九年崩閻后臨朝又欲久專國柄貪立
幼年與顯等定册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
爲嗣閻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風有司奏貶寶
爲亭侯寶自殺豐下獄死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

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福在已

順帝安帝太子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時方十歲以廢黜不得上殿臨梓宮因悲號不食內外哀之及北鄉侯薨閻顯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濟陰王即皇帝位誅閻顯等而封程等十九人爲侯在位十九年而崩

沖帝順帝子年二歲即位三月而崩梁太后與其兄冀定策禁中迎纘立之是爲質帝時年八歲
質帝聰慧冀惡之遂弒帝而立志在位一年
桓帝志蠡吾侯之長子也帝即位梁冀以外戚專權帝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雖有黃瓊陳蕃不學無術而黨錮之禍起矣在位二十一年
靈帝解瀆亭侯之子即位竇后臨朝竇武陳蕃爲政天下名賢徵列于朝中外想望太平既而陳竇被殺宦官專權漢祚終矣在位二十二年子辯立何太后

臨朝，袁紹等勒兵入宮，盡誅宦官，董卓遂脅太后，廢

辯為弘農王，而立陳留王協。

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即位，董卓既誅，曹操為相，

進爵魏王。操薨，子丕禪位，以帝為山陽公，在位三十

一年，魏青龍二年崩，壽五十四，自遜位至崩，又十四

年。太子早沒，孫康立五十一年薨，子瑾立四年薨，子

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為胡賊所滅，國除。為公共八十

九年。

三國兵爭

魏

武帝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大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

不信于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顒知操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邵與從兄靖俱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操詣邵問曰我何如人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

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泄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操至陳畱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正月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畱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術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

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二年諸將議以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

代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兖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我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引兵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散我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聽遂與之戰果爲所殺信乃迎操領兖州牧而自擊黄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鬭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

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焉操追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遂往征陶謙拔其五城初張邈少時好俠操與之善操之攻謙志在必死以父嵩見害於謙也勅其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孟卓邈字也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人曰曹將軍雖據兖州實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守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矣鄉人皆以張曹相親不然其說已而張邈與陳宮果叛操以迎呂布賴荀彧保鄄城程昱說范東阿

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襲定陶呂布夜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建安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巳爲王允誅滅允又爲卓將李傕郭汜所殺長安大亂車駕復還洛陽矣操乃將兵詣洛見天子董昭等勸操遷都許下操遂自稱大將軍迎天子都許昌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卒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嬴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祇請建

置屯田都尉乃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也建安二年操討張繡三年東征呂布屠彭城布將宋憲等執陳宮舉城降生擒布宮皆殺之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至是將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操曰吾知紹之為人矣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

引兵自栁城還康即斬尚熈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幷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十二年至易水代郡烏桓及上郡烏桓行單于等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南征劉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是軍大疫多死乃引還劉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及其得賢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未定

此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
受金而遇魏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揚明側陋唯
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是冬作銅雀臺於鄴十六年張
魯據漢中操遣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
繇會是時關東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遂等
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超等屯潼關操敕仁等曰關
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八月操親至潼關與超等夾

豈祗足爲吾奉也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共誅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將顏良文醜七年操軍譙使以太牢祀喬玄復進兵官渡紹自軍破嘔血死少子尚代譚將軍軍黎陽九

月操征之八年袁譚袁尚代遁操進軍鄴九年操攻
鄴十年攻譚破之斬譚冀州平袁熙與尚奔三郡烏
桓操征烏桓十一年五月操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
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
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
指柳城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
張遼爲先鋒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與熙奔遼初遼
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
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

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都尉許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乃扶操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是日微褚幾危校尉丁斐因放牛馬餌賊賊取牛馬操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水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韓遂與操有舊請與操相

見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相語移時其道京都舊故
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
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超果
疑遂卒爲操所破及關中平諸將問操曰賊初守潼
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兵而
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
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
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兵北渡
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

爲用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操輒喜賊破後或問操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守阻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十七年十月操征孫權十八年正月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

四月至鄴五月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十九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時許靖在巴郡聞之笑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七月征孫權參軍傅幹諫

不聽操自合肥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伏皇后殺之伏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命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下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又曰刑百姓之命也今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以高柔為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

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二十年西征張魯魯降封魯及其五子皆爲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爲魏王十月治兵征孫權二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操引軍還二十三年金禕耿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成而敗操聞之怒名漢百

宮諸鄴盡殺救火居左者二十四年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死之是年孫權將呂蒙襲斬關羽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荊州牧上書稱臣於操操以權書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陳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薨年六十六操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武子兵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若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與虜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至決機而乘氣

埶盈溢故每戰必克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等善圍棊操皆與埒能又習啖野葛至一尺少多飲鴆酒獻穆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及伏后被弑節立爲皇后曹丕受禪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詈曰天不祚爾嗚呼誰知此晉遂成讖也漢獻貶帝爲公以后爲山陽公夫人孫

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未絕也永嘉不兢氏羌並起司馬晉巳失天下況魏乎嗚呼又誰知漢以公相傳又且幾百年而魏之不祚一至此也西晉巳亡而後漢之祀絕則漢之祀有五百餘年其末代如周之寄食東西而亡勝之矣深仁厚澤之報何如哉故有國者不可以忿於取國而恣爲勦絕撲滅之威以自擅而圖後禍也本欲爲慮後之圖孰知後禍更速乎魏武司馬懿是巳魏武好殺其子丕先殺其弟禁錮其宗其餘盡夷滅於司馬懿之手

無子。遺者。司馬懿好。殺。又多殺曹奪國未幾而司馬炎二十五子咸自相啖不盡者懷愍二君總奴虜斬截於羌胡矣天之報施竟何如哉天道好還人不可以獨殺諒哉余故謂曹后天不祚爾之言有驗也

文帝諱丕代漢都鄴徙洛陽首立九品官人之法在位七年壽四十臨終以司馬懿好貨受遺詔輔政丕同母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修等與植善又為之羽翼故文帝立而怨之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植與諸兄弟並遣就國矣怨植已矣

並及諸兄弟何也故下太后覲告丕曰女既殺我任
城不得復害東阿東阿植也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
灌○均○兒 孫干古同用
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以太后故貶爵
爲安鄉侯其年又改封鄄城侯其餘侯王皆寄名空
地而無其實老兵百餘人爲之守備隔絕千里之外
不聽朝覲雖有侯號實同匹夫皆願爲布衣而不能
得法既峻急伺察者並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
○惜○哉○失○其○名○
海王衮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
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衮聞

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重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王匱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俗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余謂曹公屠鄴丕即入熙室而奪其妻使曹公有今年破賊爲阿奴之嫌卞太后往問丕疾見左右皆昔

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伏魄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死固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又何有於諸王又何有於經國之長慮乎縱無司馬懿之奸亦難久有魏也而況司馬父子兄弟終日睨其側哉

明帝叡丕子臨終以曹爽為大將軍與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在位十四年

邵陵厲公芳叡養子也即位三年而司馬懿卒子師繼為大將軍六年而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卿夏

矦玄遂廢芳而迎高貴鄉公髦立之髦丕之孫司馬師卒弟昭繼爲大將軍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率兵討昭爲昭所弒在位七年

長道鄉公奐操孫也司馬昭弒髦而立之昭卒子炎嗣爲晉王篡魏廢奐爲陳畱王在位七年而魏絶魏之前後五帝其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弒其二見廢唯丕與叡僅存然則魏武亦枉苦心矣本欲滅吳并蜀以一天下孰知吳蜀未滅而已先滅耶又豈料俯仰之間四十餘年蕩然遂無復有耶已取天下於人

若此其難人取天下於己若此其易難易之故吾知
雖以曹公之多智亦必不能逆爲之籌矣可不悲歟
奐在位七年虛器也髦在位七年身且不保求爲虛
器又不能得也芳雖在位六年乃廢然實他人予非
魏物也其與司馬晉之爲牛嬴秦之爲呂等耳未絕
而先自絕矣然則自魏明帝而後稱魏帝者空有帝
之名無帝之實也吾又以是觀之丕七年叡十四年
是魏之有天下也實則僅僅二十又一年也只有二
代相繼而爲帝也魏武不亦枉哉而苦心乎哉悲夫

吳

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荊州與袁術相結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轉戰至梁大破卓軍卓尋徙都焚燒雒邑堅乃前至洛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初平三年術使堅征劉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于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士矣舒人周瑜與策同年自舒來造勸策徙居

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及堅死策年十七
策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慨然有復讐之志後策
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
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
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表懷義校尉因進攻
横江當利皆拔之遂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
鋒初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
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

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善用人既又攻劉繇於牛渚營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出往偵視慈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慈便前鬬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至乃各解散後繇兵敗走丹陽策入曲阿勞賜軍士旬月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策於是威震江東建安元年策將

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遂爲策所破、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虞翻爲功曹、策好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白龍魚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策嘗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劉繇之奔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射討祖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

兵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天下通耳非但
汝汝勿恐怖卽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
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今日之事當
與卿共之卿天下智士但所託未得其人孤是卿知
己勿憂不如意也卽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
在前道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
守華歆爲主歆謂遶之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先
往安撫幷覘華子魚之爲人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
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

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云策曰太史子義氣勇有膽烈非縱橫人也其秉心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巳死亡不相負諸君幸勿言慈果如期而反四年冬策以討攻廬江太守劉勳破之遂進擊黃祖十二月策軍至沙羨劉表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人來救祖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策盛兵將狥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能無傷爾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歆即作檄遣

使齎迎歆自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爲上賓遂有豫章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五月夏策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

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
共成大業七年秋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
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十三年權西擊黃祖屠
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
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願
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駭震失色權用
周瑜魯肅計與劉備幷力破操於赤壁操大敗十五
年冬周瑜卒（可傷）十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
爲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十

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乃引（嘆〇絕〇）兵還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魯肅卒（可惜）孫權以呂蒙領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獲關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

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丕
黄初元年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
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遣太
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爲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顧
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
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貞聞之
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
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
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

九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對不如前）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明帝泰和三年吳王即皇帝位大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年又改嘉禾三年十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是年魏主

敵卒太子芳立十三年吳主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一

孫亮權少子權以宗室孫綝爲大將傅亮亮即位以綝專恣陰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綝以兵取尚又攻殺丞于蒼龍門黜亮爲會稽王尋殺之在位七年

孫休權第六子綝廢亮立休休以綝爲丞相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陰與張布圖計臘日百僚朝賀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在位七年

孫晧休兄和子淫虐殊甚毎宴群臣咸令沉醉置黄門郎十人以司過失宴罷各奏闕失過大即加威刑小過亦輒罪又激水入宮宮人稍不合意輒流殺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又惡人視已群臣莫敢舉目丞相陸凱曰君臣一體無有不相識者若猝有不虞恐不知所赴也後降晉封為歸命侯在位十七年

蜀

先生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屨爲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常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爲平原相常山趙雲來詣瓚備見而奇之雲遂從備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乃引兵水陸

東下張飛敗走布遂虜備妻子備請降布布亦忿袁術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幷勢擊術使屯小沛備因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乃復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布三年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及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而還備復走操操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值雷震失匕箸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

良有以也會操遣備邀袁術術旣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備將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遂自擊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乃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五年秋劉備略汝頴之間還至紹軍陰欲離紹紹乃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六年秋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荆州數年一日至厠所慨然流涕表怪問故備

日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
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三年操
軍至新野劉琮以荊州降琮表子也諸葛亮勸備攻
琮以取荊州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
濟吾所不爲遂去過襄陽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
比到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不過十餘里
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
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
乃釋輜重將精騎五千急追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餘

里追及備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北走矣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抱劉禪與關羽船會因得濟沔備遂因魯肅以歸孫權與權共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備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爲桂陽太守十四年冬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復以妹妻備十五年冬劉表故

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容衆乃自詣
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勸留之權不聽備還公
安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
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及周瑜卒魯肅代瑜肅乃勸權
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曹操十六年冬曹操遣鍾繇向
漢中蜀州牧劉璋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無敵于
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
君之宗室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
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乃遣法正迎備法正至荊

州遂勸備取益州龐統亦言於備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

至言至言

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璋與備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幷軍三萬餘人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冬備在葭萌十八年夏備進據涪城十九年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事於是董和黄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怨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赤

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
圖益州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
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於是
遂遣周瑜率水兵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
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及備取益州
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二十年孫權以備
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
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
備聞之乃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

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二十三年夏備屯陽平關魏大將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與備相拒備遣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郃屯廣石備又攻之不能克乃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二十四年春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

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散而
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
有伏引去雲令擂鼓以勁弩隨後追射魏兵魏兵驚
愕自相蹂踐盡墮漢水中備明日自來雲營視其戰
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月餘魏軍士
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
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禪爲太子是年
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魏文帝黄初二年春蜀中傳
言漢帝巳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夏四月漢中

王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初先主忿孫權襲關羽至是遂帥諸軍伐吳竟爲陸遜所敗三年夏先主薨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矣遺詔敕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勿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可也

後主禪嗣位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亮卒宦官黃皓用事及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禪遂降禪子北

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禪至洛陽封為安樂公司馬昭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歌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語禪曰後若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即閉其目會復問禪對

如之聦目何乃似郤正語邪禰驚視曰誠如尊命

奸臣纂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三年

武帝炎司馬昭長子也昭師之弟而司馬懿之子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痹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乃就職於是使與太子遊處遷黃門侍郎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及操薨于洛陽懿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懿轉丞相長史及丕代

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黄初七年文帝病篤懿與曹眞
陳羣等並受顧命輔政明帝即位詔懿屯于宛加督
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
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領新
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
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患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
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
其謀泄將舉兵懿恐其速發以書紿達曰將軍昔
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

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摸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未決懿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至是竟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大和四

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拒亮、張郃勸懿分軍住雍郿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

懿列陣以待之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明帝使
使者勞軍加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等皆言明年麥熟
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時搬運懿曰亮再出祁山
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
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
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青龍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
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明帝憂之遣征蜀護軍
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懿曰百
姓積聚皆在渭南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

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懿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故亮數挑戰懿終不出亮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明帝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毗杖節立軍門懿不得出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

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去懿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嘆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亮未必死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果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

爲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先是亮使至懿問曰諸葛孔明起居何如食可幾米
對曰三四升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懿告
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及遼東太守公
孫淵反帝乃徵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
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
襄平此成擒耳今其計將安出懿對曰惟明者能深
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
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

遂進師淯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

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遣淵
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
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
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
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
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
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
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
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

賊餓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
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
樵采也固遏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
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
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淵攻
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既入城立兩
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僞
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遂班
師帝乃遣使者勞軍于薊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

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曹爽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明帝惡其浮華皆抑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實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二月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晏等依勢用事附合

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爽又用何
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屢改
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懿遂稱疾不與政事
時人爲之謡曰何鄧丁亂京城爽晏謂懿果疾篤會
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婢
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
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
使聲氣纔屬說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
州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願以子師昭兄弟

爲託勝還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
慮矣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
白襲月懿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太后勅如奏
施行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曰智囊往矣懿曰爽
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
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
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懿親帥太尉蔣
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爽不得通奏
而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懿觀望風旨懿數其過

失事止免官泰還報爽勸之通奏懿又遣爽所信殿
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至
果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
範謂羲曰此事昭然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
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
下誰敢不應也羲兄弟默然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
刃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我權耳吾以侯就第亦
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
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懿遂奉

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黄門張當與爽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於是收爽羲訓晏颺畢軌勝幷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懿猜忌多權變初曹操察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懿遂勤於吏職

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卒時年七十三師字子元懿長子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懿之將誅曹爽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及懿卒議者咸云

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矣、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黄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即召殺豐、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師又諷帝、擅廢皇后張氏、又諷魏永寧太后、下令廢帝、收帝璽綬、仍以齊王歸藩、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毌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兄師疾篤、昭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師卒、天子命昭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昭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

至洛陽。自爲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三年。攻誕斬之。夷三族。昭自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景元元年。昭弑帝而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爲帝。昭復滅蜀。進爵爲王。昭卒。炎繼昭爲晉王。泰始元年。炎篡魏國號晉。都洛陽。除魏宗族禁錮。大封族屬。咸寧七年。滅吳。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

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故
永寧已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在位二十六年
帝初即位厲以恭儉有司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
麻代之太醫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於殿前及平吳
可惡
後天下又安遂耽樂遊晏既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
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莫知所適惟乘羊車聽其
所之宮人竟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爭引帝車末
年知太子昏庸而恃皇孫聰慧不欲廢立僕射何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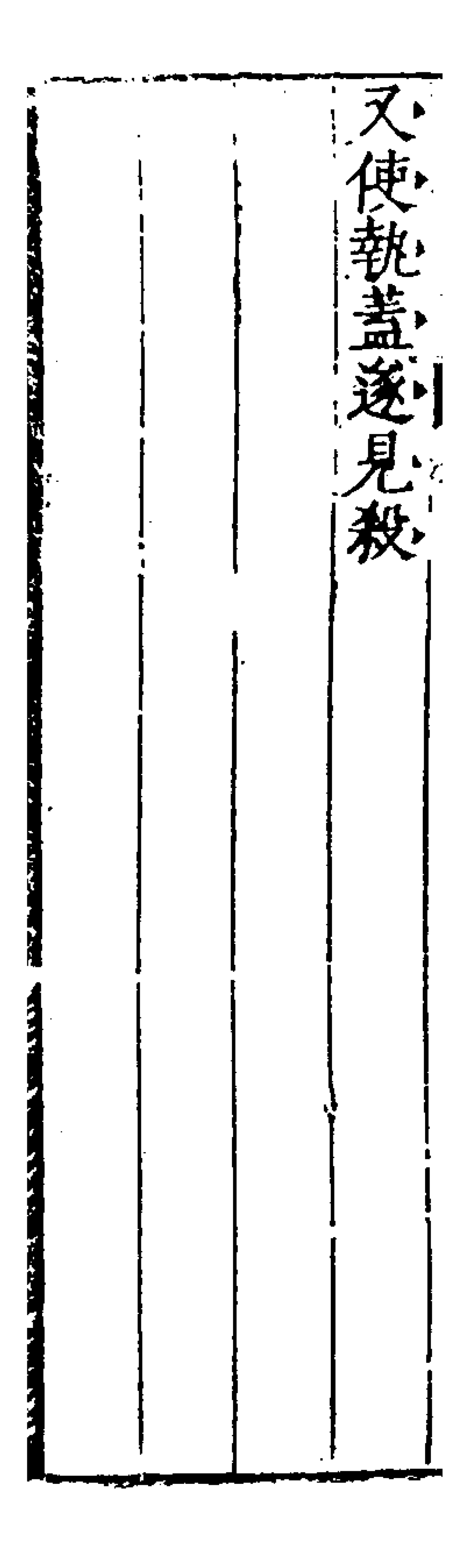
嘗云每侍帝語不論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指諸孫曰汝輩必遇亂李生曰司馬懿於曹丕至善也曹叡之愛禮懿亦至懿蓋兩朝顧命大臣受遺托寄非孟德父子之於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以爲己有既廢芳立髦矣復弑髦而立奐又廢奐而自立豈其主有劉禪之庸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如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國家崇班重任盡爲盜柄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乃引而納之蕭

墻之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有國者將奚託哉是不容不以篡弑論矣

惠帝武帝第二子也昏愚不辨菽麥自爲太子朝野咸知不堪及居大位政由羣下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飢餓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餅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鴆之在位十七年

懷帝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懷其一也惠帝崩即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以歸遂見殺秘書監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惠帝之後東海專政坐致流亡可慨夫

愍帝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承嘉之亂避難入於盤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于長安即位四年劉曜逼京師肉袒銜璧輿櫬出降劉聰出獵令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後因大會使行酒洗爵反而更衣



又使執蓋遂見殺